

朝花夕拾

恍惚间,聆听锅中沸粥咕噜议论之声不绝,我还隐约听到,菠萝形的海岛四周,海涛拍岸声也与锅中之粥相唱和。

## 海南食粥记

■ 刘放

一个人在海南过冬,别的都好,唯独做饭是个麻烦事儿。我住在一个农场,离县城30公里,购物买菜都不方便。而且,即使方便,一个人吃饭去费力做起来,也不划算。通常的情况下,我就是煮粥吃。薄粥搭咸菜,爽口省事。

粥,可能是南方最普遍的食品。当然,北方也有,黑龙江有著名的北大荒,又名北大仓,就出产优质的东北大米。附近的五常大米,更是名满天下。自然,那里的居民也是会吃粥的。西北称之为少粥之地大约无异议,原因也不是想当然的不产大米,而是那里的美食太好吃。我曾在河西走廊工作四年多,从小南方养成的吃大米习惯,在西北就入乡随俗变得不喜欢吃粥了。外地运来的大米旅途周折,很少有新鲜,这样一来,与其吃粥不如吃面。向好之心,人皆有之。

关于粥有一个很有名的成语,叫作“断齑画粥”,说的是少年范仲淹刻苦求学故事。他在一个庙里发奋苦读,食物就是早晨起来煮一锅粥,粥里放点蒜叶韭菜之类,待粥冷却成块后,拿筷子从中间画个十字,一划为四,成为四块粥,学习饿了早晚各食两块,持续三年整。冷粥果腹而目光远大,少年心紧系天下忧乐,这是一个典型的食物励志故事。某种意义上,这个案例也赋予了粥这种食物以深厚的文化色彩。

当代学者余秋雨,年轻时在动乱之际躲进深山饱读诗书,尤其中外历史和哲学。他的过程有如老鼠掉进了米缸。但这个比喻只是针对他的精神食品遭遇,物质上与范仲淹也有得一比。他没有煮米食粥,似乎是因为山中禁火的缘故,他靠在山下批发购买一批过期的压缩饼干和山中小涧的清泉度日,物质清淡而精神焕发,这种状态下读书才正是古人所言的“士别三日”,后整装下山,如同鬼谷子出山,整出了当时文坛一片叫好的《文化苦旅》等系列厚实著作。他的压缩饼干外形不像粥,但在内相通,给其本人和身边世界带来正能量。

昆山报告文学作家杨守松,凭借他的《苏州老舍》《昆山之路》《昆曲之路》而成了报告文学界的一面旗帜。其实,他的成名作是长篇报告文学《营救海南》。作品书写改革开放初的海南建设,面对

缺少理性的盲目基建,以翔实的生动个案、人物和纵横捭阖的国际视野,既是振聋发聩的疾呼,又是理性有益的思辨和建言,为海南的发展保驾护航。至今还常被提及。他在采写过程中,就是于每日免费入驻的烂尾楼中,用周围拾捡的干香蕉叶和椰子壳熬一锅粥,自给自足。后来我读王蒙的小说《坚硬的稀粥》,脑际常常出现海南的这锅粥。我想,杨守松的煮粥食粥过程中,也一定是想到过那位千年前庙中苦读的少年吧?如此一来,这一缕悠悠粥香,也如同绵长的书香,不绝的文脉,让人心动怦然。

我的海南煮粥,自然是不敢向上述前辈攀比的,是那种不能至却心也不必向往之的不敢。我的食粥,说白了,有点懒人懒算盘的意思。粥好煮,与煮饭完全一样,水米搭配,锅里加温,即成。不过米水比例有异。水少的是干饭,水多的是稀饭,也就是粥。我是肩周炎严重,加上肺部小恙,就想从海南的无边温暖中舀一瓢饮,一个人跑到海南来,功利是再明显不过的。粥之于我,更多的只能是形而下的充饥饱肚,提供营养。芸芸众生中绝大多数数皆如此这般过日子吧,是所谓烟火人生、油盐夫妻。

但既然人都有向好的天性,吃粥也是可以出点新味道的来,出出点以往所不曾遇到的新好来的,咱闲来无事,反正闲也是闲着,何不煮一煮粥老夫?一粥在手,鼻端飘香,若无其事,也若有所思。

有人形容祖国第一大岛台湾岛像一只红薯,而第二大岛海南岛像一只菠萝,并在两地的地形图边各放置实物为参照,的确很像。我在称赞其浪漫想象之余,也看出了其吃货的天性。甚至猜度,他一个人在台湾岛和海南岛生活,也会选择吃粥。在台湾就煮红薯粥,在海南就煮菠萝粥。这是两款简单味美的好粥,居家常见,也是菜馆的妙品,我都极喜欢。

苏州的粥店,常见的一些有糖粥,或者放点赤豆沙搅拌均匀。苏州的一些菜馆倒是喜欢做菠萝粥,就是将菠萝掏空一部分,放糯米肉丁其间,煮熟,每客面前的碟中放一只,掀开盖儿,糯米肉香与菠萝香杂糅,酸甜多味,刺激食欲,好吃。上海城隍庙的鸡粥店也很有名,就是鸡汤鸡肉煮熟成

的粥。潮州的海鲜粥更不消说了,一提起就来满嘴流口水。有一年盛夏在深圳参加个活动,晚到,饥肠辘辘,而同仁们友好,就在街边大排档边吃边等,不见不散,终于于午夜街头的粥摊相见,相拥。那晚,我们吃的就是海鲜粥。我一口气喝了8碗,让粥锅见底。一来是的确饿了,二来是碗太小,三来是答谢朋友的久候之情。朋友们都说好好好,风采不在廉颇之下。我也醉翁之意不在粥,在乎浓醇人情也,粥之鲜美至今齿颊流芳。

我在海南当然也自制海鲜粥的,但只是偶尔为之,身体状况不复当年之勇,不允许舌尖之乐。改为瘦肉皮蛋粥,做起来也不费力。菜粥也做过一段时间。我喜欢吃菜粥菜饭,取菜与米的合作,减少了灶台上的油煎爆炒,少油少盐,清淡为主,有益健康。说到菜粥我又要再说一说海南的美中不足了。正如海南的三角梅非常有名却没有腊梅花一样,腊梅花怒放做霜斗雪,海南不适合腊梅天性;海南果蔬丰沛,但青菜却不好吃,吃青菜的人都知道,青菜须经霜打才好吃,海南四季如夏,何来霜影?所以,在海南煮菜粥最好不要选青菜。

一番比较下来,我就减少了菜粥,改为大杂烩粥,超市里的绿豆赤豆可以入粥,海南的芒果木瓜也能入粥。我非常痴迷芒果烧粥的奇绝味道,原先从未吃过,酸甜自不待说,米香芒果香就仿佛是金童玉女,一粥煮成,天作之合,简直是“金玉露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”。芒果粥味道绝佳,食谱中缺少蔬菜中的维生素,可从水果里补充。租住地旁边的椰子、香蕉、木瓜很多,自己去采点放在粥中,更加鲜美。

海南吃粥最难忘的大约还是腊八节这一天。我决计将这一天增加一点仪式感,煮粥当中,在米粥中加入绿豆、花生、红枣、桂圆、枸杞、芒果、椰肉,连同大米自身,刚巧凑足八味,也就是我自己组建命名的“八仙过海”阵势。看“八仙”锅中翻腾,争奇斗艳,清香四溢,感念它们陪我海南过冬,接受吾舌一尖指点江山,这小日子也让自己活成了一个神仙。

恍惚间,聆听锅中沸粥咕噜议论之声不绝,我还隐约听到,菠萝形的海岛四周,海涛拍岸声也与锅中之粥相唱和。

### 心灵舒坊

随着母亲的离去,我犹如失去故乡牵引的风筝,从此成了家乡的过客。

## 从此,我成了家乡的过客

■ 高志海

“对不起,你拨打的电话号码已注销”,这个周末,当我习惯性地给母亲拨打电话后,再次听到了相同的语音提示。

电话中的语音提示,瞬间把我拉回了现实,是啊!母亲走了,再也不会每周和我电话聊天,叙叙过去的日子,说说街坊邻居、亲朋好友的生活。

给远在乡家的母亲打个电话,报个平安、问候一声,是父亲去世后,我每个周末的习惯,并且已经坚持了近20年。

“小海,好好工作,注意休息……”,母亲走后,她熟悉的叮嘱声时时在我耳畔萦绕,那慈祥的模样刻刻在我脑海浮现。感觉,她从来没离开我们。

母亲20世纪40年代初出生在山西运城盐湖区的一个乡村,兄妹五人,排行老小,是家中唯一的女孩,倍受呵护。嫁给我父亲后,她凭借当时少有的高学历考取了乡村教师资格,在村里学校任教。母亲教学严厉是出了名的,一提“曲老师”,学生没有不发怵的。但在母亲的教育下,她教的班级成绩始终在学校排名第一,全村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曲老师的学生,以期孩子学有长进。多年后,我每次回村陪母亲走在大街上时,都能听到“曲老师好!”的热情招呼。任教期间,母亲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在我们村里,夫妻都是党员的,就我父母这一对。

母亲性格开朗、新潮,酷爱唱歌、表演,年轻时就是个文艺青年,时常把歌词抄在笔记本上,闲暇时唱唱,自得其乐。待我们兄弟四人都成家立业后,母亲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,早晨跑跑步、白天参加村里老年协会活动、晚上跳跳广场舞,真正过上了颐养天年的老年生活。编排节目、彩妆演出、锣鼓表演,老年协会总能见到她活跃的身影。他们编排的孝老敬亲短剧,还曾参加市里的会演。他们组成的老年锣鼓队,更是名声在外,方圆10里的各类重大活动总少不了他们的身影。为丰富老年协会活动内容,母亲对好的、新鲜的事物,总是不失时机加以学习。有一年,母亲在我的多次邀请下,难得答应来京到我家小住,当见到小区老人跳的广场舞很新颖时,迫不及待地观摩、请教。后来母亲离京返乡时,小区舞蹈队的队友们依依不舍,互送礼物,她们相处时间短暂却友谊深厚。

母亲心灵手巧,剪窗花、捏花馍、手扎花无所

不通。一张彩纸粘上棉花,在她手里,经熨斗熨烫一会就变成一幅活灵活现的猛虎上山画。一张红纸,随着剪刀的上下翻动,喜庆的红双喜字便很快呈现眼前。小时候过年时,我家卧室的墙上总少不了挂些母亲精心控制的小动物花馍。

然而,母亲丰富多彩的生活,安享晚年的日子,随着大哥与我一通“保密”通话而阴云密布。那是2020年7月的一天,大哥来电与我聊了很久,最后才婉转地说:“妈脑部查出个瘤,医院专家说情况不太好,可能是癌转移。”

怎么可能?一向蹦蹦跳跳、健步如飞,精神杠杠的曲老师,怎么可能得癌症?我一时难以接受,瘫坐地上。

老家的农村人都很皮实,小病不适等都尽力去扛,不到万不得已,轻易不去医院。母亲还是个特别要强的人,轻易不愿麻烦人,包括自己的儿子,生活中也总不服老从不向困难低头。确诊后,为了防止母亲受到打击,也为了让她的最后时光继续在愉悦中度过,我们兄弟四人及周围亲朋好友均未告诉她实情。同时,梦想奇迹能在母亲身上发生。但,一切努力均无济于事,母亲的病情还是越来越重。

前年的“十一”长假,我们全家专程回乡看望母亲。卧病在炕的母亲,左手肿得像面包,话很少,不愿见亲朋好友,遇有前来看望的友人便哭诉自己得了不争气的病,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好!扶她下炕锻炼时,她也总是急切地把拐杖探得老远,想迈开大步使身体赶快恢复。

长假很快结束,向母亲话别时,她哭得像可怜的孩子,是那么无助和悲伤。

此一别后,母亲的话越来越少,每次视频通话最多两三句。至今我还记得,母亲去世前一周视频通话时,她清晰地回答我说在看蒲剧。这是母亲那次通话唯一的回答,也是去世前和我说的最后一句。

再见到母亲,已是一年前的1月下旬。接大哥“母亲病情急转直下”的电话后,我即刻启程赶回家乡。见到她时,她紧闭双眼躺在炕上,嘴巴一张一翕呼吸着。三天后,母亲就与世长辞。

她去世前没留下只言片语,而是用自己一辈子默默付出的实际行动延续、诠释着伟大的母爱。年轻时,她和父亲为我们兄弟四人省吃俭用,节衣缩食,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。晚年,她把我们的孝敬费、她的退休金以及参加村里活动的劳务费全都积攒起来,并将所有积蓄均分后

存在我们四人名下。母亲给我们留下的不是金钱,而是她和父亲的血汗及对儿子的爱,更是传给晚辈勤俭持家、人和家兴、与人为善的家风。

随着母亲的离去,我犹如失去故乡牵引的风筝,从此成了家乡的过客。

如今,每看那年“十一”长假拍的全家福照片上憔悴的母亲,我都止不住泪如泉涌。

母亲离开一年了。此刻,我只有,面向故里伏地祈愿,父母在天堂一切安好!

■ 刘诚龙

红薯猪仔这微号原是专属我老弟的。老弟出生那晚,父亲翻身起床,从铁锅里拿来煮得稀巴烂的红薯,使劲往我老弟嘴里喂。他心情蛮畅快的,把我摇醒:“看看,看看,你多了个老弟,以后打架有个帮手了。”我睡眼迷蒙,看到老弟那张老鼠子一样的小嘴巴,在那嘍嘍。从那天,我父母便叫我老弟红薯猪仔。

老弟出生的时候,正值金秋十月,秋果满山野,红薯满园圃。我出生时,二月立春,草还没生——雪地里莫说十步,便是春风十里,也寻不出芳草来。我有时想,这要是草长莺飞,父亲估计会去田间地头,扯一把犁头草,或者车前草,或者是做水印把的水印草,往我嘴里塞,那我的外号岂不是草包?幸亏啊!

红薯是我老弟的开荤食物,却不是他的“朕产品”,是我全家的主粮。早晨蒸红薯,午餐红薯米饭,一天之最后一餐还是红薯米饭。这里要专夸一下红薯米饭,那是我家很奢侈的满汉全席,其实,把红薯晒干,切成四方丁,生嚼是最好吃的,甜、脆,牙齿与之触碰,还沙沙沙地,像奏响了爵士乐。

但零食吃多了会生厌,主食吃一生会生根。比如,南方吃米,北方吃麦,南方人天天吃米,餐餐吃米,没谁说吃厌,北方人吃麦,日日吃麦,一生吃麦,恐怕也是如此。可红薯是我家主食,我现在却是见红薯而旋走,看到饭锅里蒸红薯、菜锅里煮红薯,胃部都冒酸气。好几次,堂客忆苦思甜,煮煮红薯,被我圆睁双眼,鼓眼暴睛:“喂猪去,别喂我。”

红薯如今真是喂猪的了。我现在回家,看到我娘把南瓜都剁碎,往一只硕大的鼎锅里倒,同时倒的,还有红薯,更吃惊的是,我娘还用竹筒舀半升米,与红薯与南瓜同煮,那是我当年的红薯米饭哪。

煮红薯是那么让人讨厌,烤红薯却是那么让人相欢。我心目中,烤红薯当零食,是灵食——我心灵中之爱物。将打霜的红薯收回家,置于秋阳之下晒,等糖分都晒出来再蒸,然后切成玉兰片烤,烤得八面黄,就得了。

烤红薯不能柴火烤,要炭火烤;烤得红薯生气泡,气泡把红薯胀开,胀开了的红薯,无须练牙齿劲,咬下去膨松,皮肉不减坚脆,烤得好,面面都是黄的,火候莫过头,过头了,变黑,就吃不得了。

母亲晓得我好这一口,秋去冬来,秋收冬藏,冬闲了,无甚农事,她便给我烤红薯。铁丝织笼,笼周是铁篮网,笼底是四方格,把切成片片的红薯,置笼里烤,笼上置干稻草,或是棉絮被;老娘怕烤焦,守在铁笼子边,时时翻检,红薯每一面均匀受火。没多长时

暑假回家,但见红薯藤爬满园子,青青翠翠,风过处蒙络摇缀,长势茂盛得很。那土里埋着的,可是冬天时一袋一袋的烤红薯吧!

## 红薯猪仔

间,烤红薯所喷发的香气,便飞逸整个铁炉冲。

不只母亲,我姐我妹,也知我别无所嗜,唯嗜烤红薯,冬日不出工时就专攻烤红薯。烤了一笼,便打电话:“什么时候回来,烤红薯有两麻布袋子了,快回家拿去。”惹我秋思与冬想,赶一个双休日就跑回家。有时也不好意思,当一个红薯猪仔之吃货,羞与人言。乡家的母亲与姐妹,见有车归来,便问人:去邵阳不,去的话给带点红薯去。

于是,时不时地,我就接到乡亲的电话:“你娘给你带红薯来了。某路某街,你来拿。”一个冬天,我常常上班抓一袋烤红薯,上衣袋两袋,下衣袋一把,一片一片,往嘴里塞,烤红薯软则软矣,到底有些硬劲,与牙齿战,咯咯响。一个冬天下来,我吃得膘肥体壮,肚子滚圆滚圆。出了春,去见人,人人皆惊讶:这么胖,几个月啦?弄得我鼓腹而不敢歌。

去年春节,回老家过年。老弟勤快,在屋前屋后,用红砖砌田埂也似,造了蛮多阡陌,小屋四周,一块块土园,一块块菜圃,这块白菜,那块萝卜,此园辣椒,彼园茄子,春来夏来,满目葱茏,爱人得紧。而我酸雅之兴大发,坐在阳光房,突发奇想要在临路那边,挖一口水池,种荷种莲。正是初一,我把皮鞋换成套鞋,棉衣换夹衣,操起锄头,天连五岭,锄锄起落。母亲大喊:“挖什么,这土要种红薯的。”别挖红薯,说起红薯,恨生爱,爱生恨。我胖成这样,今冬不吃红薯了。

多少年不曾干农活,一干便把我累得半死。母亲又大喊:“莫挖啊莫挖,挖出病来我不管的。”与母亲无法说清我之酸诗心态,挖一莲池,可见香远益清,亭亭净植,诗不在远方,可在故乡。我只能说:“房屋四周,有草,有花,有树,有菜,有风,五行缺水,挖个水池,可转风水。”她不作声,由我在独自在那劳动。我挖一阵,歇一阵,挖了初一,再挖初二。挖得腰酸背痛,一个星期肉酸骨软。

我挖了一个宽五尺、深五尺的小池。把锄头放下,初三我不再挖了。我和母亲说:过些日子回来再挖。我是下定决心,不怕累死,真想挖一处爱莲池来的。春雨绵绵,水涨水池了吧,打电话问弟媳儿,叫她弄些荷花放池里,暑假回来看荷。她笑:“你娘把池子早填起来了。我们是不敢填的,怕你骂。你娘填了,我们不敢说。”

母亲真把池子填了起来,她又种了红薯。暑假回家,但见红薯藤爬满园子,青青翠翠,风过处蒙络摇缀,长势茂盛得很。那土里埋着的,可是冬天时一袋一袋的烤红薯吧,她是铁定心,要把她形容向老的儿子,喂成一头老猪仔。

我有些无奈,却又觉得那片地,爱意浓浓。



冰雪世界

徐建军摄